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六六

綫裝書局

紫虛元君傳

元君姓魏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也
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生天質卓異少讀老莊言即慕
道嗜閑居獨處年二十有四父母強過南陽劉文字幼
彥生子二璞遐幼彥為汲郡修武令二子粗立乃齋心
別栖絕飲食反修初服太康九年戊申十二月十又六
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道君扶桑暘谷神王景林真
人清虛真人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勅

我授子神真之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太洞真經
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授元君曰是書昔受之西域
總真君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之訣乃去元君時
年三十有七咸和九年甲午清虛青童君復降與藥二
劑使旋服之尅期會洛陽宮是月七日夜半太乙遣飈
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享年八十有
三遂往洛陽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再
降會元君於隱洞雲臺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元君

積誦玉書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晨詣
上清宮玉闕玉宸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致
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真司命秩
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次
司命神仙請隸屬南嶽諸真乃與元君俱詣天台大霍
山洞臺道過勾曲金壇茅君叔中燕會二日夕乃共適
霍山矣興定二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衆真降
勾曲金壇楊義家華陽之傳始此是為上清第一代宗

師宋元祐間進封高元宸照紫虛至道元君云

金野菴傳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慕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叅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袁州過守城校尉顏軍子狀貌偉素曰不與世接夜宿神祠聞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

山鄒廷佐慕道建長春觀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玄典
觀事乃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
館于蓬萊菴菴據微君聖井藐姑諸峰之會蓬頭攀陟
嵯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為常問夜坐磐石蛇虎值於
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
天瑞菴于峰頂時四方聞其道著無遠近有疾患輒叩
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禮者日集嘗天旱叩龍
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

騰奮入水未頃天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紫清之
止止菴漸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君治
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漳州國朝以
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為先鋒平之其子仲良願師
事之不許隨果夷滅衆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藥死之
即預知命徒鑿竅地中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至元正
月一日同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旋聞之
於四月十日命徒書偈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體

溫軟猶生其徒瘞于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月四日高弟則勞衍素郭處常李西來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法聞世云芒芴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潔身以成其志故其視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蓮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而後可况其超脫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趙原陽傳

趙原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某仕元為安福令因家焉原陽幼穎敏知讀書即善習誦博通經史百家言長習進士業未幾試于言以病不果赴久不愈夜夢神人曰汝吾家人向望世貴父遂命從道已而篤嗜恬淡學益進初師郡之有道者曰曾塵外嗣諸法要間有缺文必考述盡詳復師吉之泰字觀張天全別號錢玄張師龍虎山金野菴得金液內外丹訣後復師南昌李玄一玄一薦之師蒲衣

馮先生馮亦師野菴云嘗遊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
仙故跡遂居焉間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皆有異感聞
者越千里走從之會壬辰兵興挾弟子西遊吳蜀暨還
遊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跡時天師沖虛公深嘉禮
之欲留不可宮之學者多師焉還至贛之雩都紫陽觀
因居焉凡道門旨奧皆綴輯成書或為詩詞以自警尤
以醫濟人且絕交遊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其高行偉
操為時所推慕從遊者益衆歲壬戌正月朔謝衆曰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將逝矣自今日始鑰靜閑慎無有干迨四月三日夏至
啓闕祝弟子善自立漱浴更衣趺坐適縣導詔至樂鳴
即書偈擲筆而化雷電驟作白晝晦冥明日官庶瞻敬
者羣至門人秉德淵輩請以棺殮肢體若生既畢汗出
周浹越三日瘞觀後之鳳岡久之草淨鳥不巢其徒則
曹希鳴劉若淵尤入室焉有詩詞若干篇已行世凡奧
密言論則見諸法要云

贊曰玄門之書千萬言內聖外王之道既備其神仙長

生語特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可謂易知易行矣故代之出世拔俗者必苦行峻節以自持信非志見卓異所不能造又孰可一以眇漢病之也乎若原陽言足範世道足啓後曷可無以紀歟然其昭昭不可泯者亦何俟信乎是耶

書

通彭先生書

去春獲詢動履之詳莫不推先生純篤自守為學明正

不為事物所移變素以古道自任此某之願見之急也
第念志力駑鈍讀書究理未知趨進之方雖欲致鑽仰
之工不可得也況日羈塵俗跡與心違負愧萬萬雖嘗
欲絕交獨處以守道自期庶幾有足繼乎古人之遺轍
者也猶恐世殊時異動招訶議惟坐歎其不可追也然
能不力致心其間乎蓋今之言學也鮮與古先聖賢真
履實踐有所契合者非道不同學之不同也今之所異
也誠不過循習腐朽之說以意見疑測未明謂之明未

得謂之得即輒自盈足不惟以古人為不足追及或以為不已若者有之及求之奇言卓行則甚相懸絕又豈得以是責夫世哉矧將以究濂洛之緒會朱陸之異則猶親師取友之難而同異邪正不得不辯也古之言學也先儒碩德之徒言不可泯行不可揜此無他皆由操踐之實也豈苟且循習之可儼似也哉既知所趨矣必底乎是而後可非是則不足師友矣子正兄嘗辱不棄每相指明其啓發琢磨多矣若俗學淺陋之弊故嘗粗

知鑒燭而日有得矣別後凡過山間者皆未足以真實
研究人情薄惡不怪以迂必非以癖豈果盡知所從哉
竊惟古之人以道德性命垂之萬世具之經史子氏者
億千萬言充塞煥耀流之無窮而與日月並明天地並
久者非積諸中者至大至幽而發乎外也能若是哉其
繼承未緒何代不有之而卒若牛毛之於麟角又何若
是之難哉抑道之明晦亦時之係焉况文墨之小道義
之大也乎故知言力行之士特立獨行其所造詣必異

乎流俗者也雖未足抗行古人其無愧乎道則亦庶幾
矣士之所以擔簠蹠屨雖祈寒隆暑驅馳道途所以汲
汲不自安席者誠亦已分所當究而已矣先生相去不
數舍嘉言善行聞之於耳見之於目苟不知所從焉是
舍近而求諸遠也豈不甚愧乎千里之行也哉異日專
圖躬侍講席面究欲言惟左右以先德接引晚學為心
萬有以終惠之也幸甚

通蘇編修書